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七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 唐纪五十一 起阏逢阏茂六月,尽上章执徐,
凡六年有奇。 (67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六

- 唐纪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凡五年。 (674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

- 唐纪五十三 起柔兆阏茂,尽屠维赤奋若六月,
凡三年有奇。 (677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八

- 唐纪五十四 起屠维赤奋若七月,尽玄默执徐九月,
凡三年有奇。 (680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

- 唐纪五十五 起玄默执徐十月,尽柔兆涖滩,
凡四年有奇。 (684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

- 唐纪五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屠维大渊献正月,
凡二年有奇。 (687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

- 唐纪五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二月,尽重光赤奋若六月,
凡二年有奇。 (690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二

- 唐纪五十八 起重光赤奋若七月,尽玄默摄提格,

凡一年有奇。 (693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起昭阳单阏,尽著雍泥滩,凡六年。 (696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起屠维作噩,尽昭阳赤奋若,凡五年。 (700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起阏逢摄提格,尽彊圉大荒落,
凡四年。 (703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起著雍敦牂,尽玄默闾茂,凡五年。 (706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起昭阳大渊献,尽阏逢困敦七月,
凡一年有奇。 (710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起阏逢困敦闰月,尽屠维大荒落,
凡五年有奇。 (713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阙逢阉茂六月，尽上章执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

贞元十年

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絨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表，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絨。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絨。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絨称抱真有疾不

唐纪五十一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逝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絨和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逝的消息公告于众，伪制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絨，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和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了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逝，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何况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絨的质问与责备。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地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辞世了，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絨声称李抱真重病

能见。三日，絳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事军。侍御宜发丧行服。”絳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絳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絳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絳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于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溱罗棟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御史中丞穆贇按度支吏脏罪，裴延龄欲出之，贇不从。延龄譖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贇，宁之子也。

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絳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逝世了，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絳惊讶不已，出来之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人回答他。李絳害怕了，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絳前去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便把罪责全部加给元仲经，逮捕并斩杀了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云南王异牟寻派他的弟弟溱罗棟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叫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了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与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子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敬地接受使者的教导！”

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

御史中丞穆贇按察度支部的官吏贪脏的罪行，裴延龄准备为他们开脱，穆贇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

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洺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赏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临洺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洺州。定蕃帅其众二千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黄少卿陷欽、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

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以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相看。穆赞就是穆宁的儿子。

韦皋奏报在峨和城击败吐蕃。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予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了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洺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予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

临洺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带领全城归顺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洺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洺水淹灌洺州城。

黄少卿攻克了欽、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

九月，王虔休击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必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准备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我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况且无法找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哪里能得到这些呢！”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譎，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钊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贄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斂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括克斂怨为匪躬，以请谪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冒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辨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

裴延龄上奏道：“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帐簿，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些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该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些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因为人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

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钊，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因此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贄独自以自身阻挡裴延龄，经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贄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概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划，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贞操，他汇总典籍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和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了的事

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美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贄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

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了诽谤,那么,诚然应该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如果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容忍他并为他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扶持他,对他向来不加责问,以致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会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于是称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孩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了。”他又说:“以前赵高指鹿为马,我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能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我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任职,由于真情在内心激荡不已,即使准备不再谈论此人,但我还是不能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了。

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洺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大半。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贄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常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贄说:“只要我上不辜

所学，它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赞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赞实引之，既而在憾于赞，密以赞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赞。赞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赞罢为太子宾客。

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十一年

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渚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钊党于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钊为邵州

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每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实际是陆贽引荐了他。很快，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陆贽和赵憬约好了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了，但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起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逝，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了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逝，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十一年（公元795年）

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之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钊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却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失所。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道：“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钊贬为邵州

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贄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惶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教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贄等无罪。

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

长史。

那时，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文采，都说：“阳城必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之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但是，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以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来讽刺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之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了。及至陆贄等人获罪被贬之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此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立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贄等人没有罪。

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因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命令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去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必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从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了。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

龄，阳诚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馀众。

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从之。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大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于是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知了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看这一疏章了。

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击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

回鹘奉诚可汗去逝，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跌氏，善辩并且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与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了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林同时任命为节度使。

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逝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乃李神通的五世孙。

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谢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

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王定远自恃有功于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餘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槊所伤而死。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闰月，戊辰，元谊以洺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于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

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个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而产生了嫌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对此都很愤怒。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之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取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去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与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呼喊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逝。

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洺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率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到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顺二蛮王。

十二年

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帅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馀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乙丑，以浑瑊、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馀口。

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丙辰，韶王暹薨。

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

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了该城。南诏还俘虏了施、顺二蛮的国王。

十二年（公元796年）

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誼、石定蕃等人率领洺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人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乙丑（疑误），德宗使浑瑊、王武俊一起兼任中书令。己巳（疑误），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使、观察使，全都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总共两万余人。

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职务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谄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打算任命官员，便经常派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丙子（疑误），韶王李暹去逝。

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龄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任了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逝，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政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庚辰（十九日），这一天是德宗的生辰。依照惯例，应当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至此，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四

士韦渠牟嘲谈辩给，上悦之，旬月，迁右补阙，始有宠。

五月，丙申，邠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候杨朝晟权知留后。甲辰，以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皆中书降敕。明日，上谓絪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很有辩论的口才，德宗赏识他。过了一个月，他被提升为右补阙，开始得到德宗宠幸。

五月，丙申（初六），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监军杨明义奏请使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甲辰（十四日），德宗任命杨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六月，乙丑（初六），德宗命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全都担任护军中尉，命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担任中护军。那时，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比照六部尚书，用来安置免除节镇职务的节度使，相沿使用麻纸书写制书。到此时，窦文场婉言劝说宰相，对护军中尉、中护军的任命要依照任命统军的成例，颁降白麻纸诏书。翰林学士郑絪上奏说：“根据惯例，仅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现在要用白麻纸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这是特别以此宠任窦文场呢，还是就此便成为定式呢？”于是，德宗对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不超过员外将军置同正品而已，连穿戴绯色朝服的都没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败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假如再使用白麻纸书写的制书向天下宣告，肯定要说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叩头认错。于是德宗烧掉任命中尉的白麻纸制书，命令从今以后连同统军的任命也由中书省颁降敕书。第二天，德宗对郑絪说：“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意旨，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此时，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藩镇的将领与主帅大都出于神策军，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中职务尊贵、掌握枢要的官员也有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宣歙观察使刘赞卒。

初，上以奏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绶，蜀人也。

李万荣疾病，其子迺为兵马使。甲申，迺集诸将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始毕，军士十余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沐何人，为行军司马！”沐惧，阳中风，昇出。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所守进，迺止之。迺又杀伊娄说、张丕。都虞候匡城邓惟恭与万荣

出于宦官门下的了。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中风，神志昏迷，不晓事务，霍仙鸣推举宣武押牙刘沐可以委以军中大政。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刘沐为行军司马。

宣歙观察使刘赞逝世。

那时，德宗因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所以自从回到宫廷以来，尤其注意搜刮财货。许多藩镇凭着进献贡物来换取德宗的恩宠，贡物都叫作“税外方圆”，也叫作“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是从固定税收中分割出一部分留下来，有的对百姓增加征税的数额，有的削减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蔬菜瓜果，常常是藩镇官员中饱私囊，真正能够进献上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都要进献贡物，韦皋在西川每天都要进献贡物。后来，常州刺史济源人裴肃凭着进献贡物被升任为浙东观察使，刺史进献贡物便是自裴肃开始的。及至刘赞去逝，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竭尽库存来进献贡物，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贡物便是从严绶开始的。严绶是蜀地人。

李万荣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迺担任兵马使的职务。甲申（二十五日），李迺召集各将领，责备李湛、伊娄说、张丕不关心军中事务，将他们撵斥到外县去了。德宗派遣中使第五守进来到汴州，他才将抚慰的诏旨宣布完毕，便有十多个军士大喊道：“兵马使辛勤劳苦，但没有奖赏。刘沐是什么人物，竟让他担当行军司马！”刘沐害怕，佯装中风，被抬了出来。军士又大喊道：“仓官刘叔何供应出纳时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大家将他杀死，分吃他的肉。军士们还准备砍死第五守进，李迺制止了他们。李迺又杀掉伊娄说和

乡里相善，万荣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执迺，送京师。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迺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

邓惟恭既执李迺，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既受诏，即与僦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晋曰：“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去城十余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晋命惟恭勿下马，气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

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遇之厚，李万荣、邓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募于公庭虎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

戊戌，韩王迺薨。

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惟恭等有执送李迺功，各迁官赐钱。其为迺所胁，遽逼制使者，皆勿问。

张丕。都虞候匡城人邓惟恭与李万荣是乡，又互相友好，李万荣常常把他当亲信看待，李迺也依仗着他。至此，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策划，捉住李迺，将他送往京城。秋季，七月，乙未（初六），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将李迺贬为虔州司马。丙申（初七），李万荣去逝。

邓惟恭捉住李迺以后，于是代理军中事务，自以为应该代替李万荣的职务，不肯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受诏命以后，立即与十多个随从人员前往汴州，也不带人马护卫。来到郑州时，没有人前去迎接。郑州人都替董晋担心，有的还劝董晋留下来，观看事态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来自汴州的人对董晋说：“你不能进汴州城。”董晋不回答，便上路了。由于董晋来得太快，邓惟恭来不及商议对策。在董晋来到距汴州城十多里地时，邓惟恭才率领各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让邓惟恭不必下马，脸色非常平和，邓惟恭自觉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进城以后，董晋仍然将军中大政交给邓惟恭处理。

当初，刘玄佐将汴州士兵增加到十万人，以优厚的给养对待他们，李万荣和邓惟恭往往还要增加给养，致使士兵骄纵，不能控制，只好安排亲信将士，在官署的走廊里扎下帐篷，带着弓，握着剑，以便防御骄兵，还要不时用酒肉奖赏慰劳他们。董晋来到的第二天，将驻扎在官署走廊里的将士全数撤除了。

戊戌（初九），韩王李迺逝世。

壬子（二十三日），诏书认为宣武将士邓惟恭等人立下捉送李迺的功劳，各自给与提升官职，颁赐赏钱。对那些受李迺胁迫，阻截威逼德宗所派使者的人们，一概不加追究。